

## 引言

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据说是在一亿五千万年之前的侏罗纪时代或者更早些，从西北部的昆仑山上吹下来满天黄尘，吹呀吹呀一直吹到今天，因而堆积形成了现在的西北黄土高原。黄土高原里最厚的黄土层有500多米，堪称世界上独一无二。本书中所说的陕北黄土高原则是广袤的西北黄土高原的一小部分。

水是生命之源。干涸的大地遇水变得润泽富有，寂静的荒原变得生机盎然。同时松散的黄土大地也被雨水冲刷出许许多多的沟，当地俗称毛沟。毛沟纵横交错于黄土高原上，又经过千百万年的风雨侵蚀，毛沟越陷越深，越拉越长，将黄土高原分割得七零八落，支离破碎。大的毛沟就成了今天的河，河的两岸又叫川。这里倒是人灵生息的好地方。没有被冲刷走的仍然屹立在那里的土堆叫峁，像座小山，大一点的又叫梁，再宽一点的叫塬。川底和塬梁之间像刀削般的、嶙峋的崖畔叫沟壑。所以，后来书本上描述黄土高原特征为：梁峁起伏，沟壑纵横，无雨干旱满天尘土，逢雨遭殃遍地泥浆。

在这里有一条被雨水冲刷的最深最长的沟，当地人叫法不一：有人叫伏羲河，有人叫苏亚河，也有人叫城畔河。人们只知道它从上游来，但不知道从哪里来；知道它去下游，但不知道它去何方？人们祖祖辈辈，年年月月伴它生息，恩惠于它的滋润，但有时也得提防它发怒的时候……因为它总是乐于容纳各条毛沟、小溪汇聚来的泥浆水，尽管它自身流淌的是自昆仑山上冰雪融化的清澈透明的水。毛沟里的水总是夹杂着大量的黄沙泥土再毫不顾忌地涌进大沟，将大沟里的水终年染成黄色，因此后来的人们给它起了名字叫黄河。

年轮经历越长，河道拉得越深。黄河两侧变成了峡谷，陡峭险峻，随着河水的川流不息，峡谷顶上有了斑斑点点的绿色，稀稀落落的树柏；随着太阳升起的袅袅炊烟，随着西山落日的绰绰人影。人类不知从何时起，开始和黄土相伴，和黄河相依，一代一代，一茬一茬，生息繁衍，经年不衰，轮回往复。

在山山峁峁，绿斑点点有树柏的地方，便是人类居住生息的地方，这就叫村庄。既是村庄，总得有个名字，人们也不忘取个和生存密切相关的名字：比如“一斗谷”村。家有一斗谷，生活不用愁。这一斗谷村有个千年老槐树，立在村子中央，经年历岁，顶风霜、抗酷暑。每天第一个迎着日出，又最后一个送走日落。它见证着村民们降生、成长、立业、衰老、失迹（死亡）的沧桑一生。

老槐村下聚集着芸芸众生：有老汉、有婆姨、有后生、媳妇和娃娃。娃娃中有男娃、女娃。男娃是家庭的顶梁人物，女娃亦是父母的掌上明珠。“猪娃头顶上还顶着三升粗糠哩。”就是说娃的命里就带着粮哩，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，就有生存的权利。所以这里的人视每一个娃娃

都为先人的轮回，不得慢怠，即使是个憨憨（傻子），也得养着给口饭吃。

然而，每一个生命来到人间，来到这贫瘠的穷乡僻壤，从一开始便肩负着一个苦涩的使命，这个使命就是如何填饱自己的肚子。因此从生理角度来说，男娃凸显出他的强壮劳力和延续香火的优势。诚然，女娃也是传宗接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在关爱父母方面甚至更胜一筹。但毕竟当步入耄耋之年时，老人的身边不能没有儿子。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十分艰难了。而此时远嫁它乡的女儿们则远水解不了近渴。这就是当今这些不享受政府任何福利保障群体的最大困境。“养儿防老”仍是人们固守的信念，自救的方法。所以爱的天平开始倾向于男娃，一旦家中窘迫，最先辍学的必定是女娃……这就是现实。

二十年前，我第一次来到陕北地面，是新鲜，是好奇，但也有些内疚。路边残窑旁站立个女娃，白白净净，温温顺顺，怯生生地看着我，很听话地为我“造像”，而然过后我便销声匿迹了，带走了她的疑问，她的一丝的希冀。以后我又来这里十余次，又干脆用两年时间驻扎在这里，我又无数次遇上这种希冀的目光……

虽然贫瘠与困难是如影随形的背景，但生活在这里的娃娃们的童贞与乐趣，天真与淳朴的天性却无法掩饰。阳光下的孩子们脸上并没有流露出因贫穷而带来的抱怨和自卑，他们快乐、纯真的笑脸，欢愉、跳跃的戏耍，充分释放出娃娃们固有的天性。在娃娃们的眼中，这个世界永远是快乐的。

可是现实又是这样的不公平，处在这么个高原腹地，经济与文化又多么的滞后。简陋的教室光线灰暗，通风不畅，教师水平的低下，学生课外读本及书写纸张的缺乏，以及无任何辅助教学设施，因此他们的教学质量从整体上要落后外界同年龄孩子一至二个年级。在升学考试碰壁后，他们依旧回到故土里，来步他们父母的后尘：劳作营生，传宗接代，固守疆土，最后默默地回归到黄土地里……

这里的二十几个女娃将告诉大家，她们真实的内心世界，她们的生活、学习环境，以及她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。